

燕步集

阎崇年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燕步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阎崇年 著

燕 步 集

阎 崇 年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市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3.5字数350千字

1989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89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平装定价：7.50

压膜装定价：7.80

ISBN7—5402—0076—6/K·0011/11436·32

自序

拙著《燕步集》，尺泽鲋鮒，片羽吉光，不慚自秽，献给读者。以“燕”与“步”名集，是因为：在燕以求学，在燕而治史；学步以自勉，趋步而不息——故定名为《燕步集》。

我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七年的十年间，先后在报刊、论集、电视和电台上发表史文百余篇。从中遴选三十三篇，三十五万余字，分为七组，结成论集。其中，《评康熙帝》撰写于一九六四年“下放劳动”时野外月夜值班草棚里，发表于一九七五年，收入本集时作了修改。本集的七组文章，《论努尔哈赤》等四文为第一组，对清入关前的历史进行了探论。《论袁崇焕》等六文为第二组，将袁崇焕与努尔哈赤两个角立人物及其历史舞台，作了比较研究。《论戚继光》一文为第三组，本文为纪念同里先贤明代大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逝世四百周年而作，文中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明嘉靖以降朝政衰微、“南倭北虏”、蓟镇防务与清兴背景等问题。《评康熙帝》等七文为第四组，就清迁鼎燕京后几个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的政治、民族、八旗与文化环境，试作探索。《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等四文为第五组，于清代的经济、外交、法制与文化等若干问题，初作探述。《北京文化的历史特点》等八文为第六组，就北京史与都城史的一些问题，亦作探讨。第七组为《打开中国地方志宝库的钥匙——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三篇书评。这三篇书评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其中《学习北京史的津梁——评〈北京史话〉》一文，蒐入本集时，将曾被砍掉的一段文

字，加以收录，恢复原貌。

《易·乾》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术研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强勉力，不有止息。驻足于以往成就，犹同于茧缚自娱。本集的问世，既是以往史学探微的小结，更是今后史学研究的起点。当以此作为砥砺，苦研索，勤褰襮。

当前学术论著出版之难，不言而喻，中外皆然。承蒙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编审刘珂理先生和编审、副总编宋惕冰先生囑出此集，编辑室主任赵珩先生为责任编辑，即翻检旧作，但俱不尽意。愧将所收诸文，画一体例，订正史料，修琢文字，付之桑梓。祈望读者，不吝大政。

拙集承赵守俨先生题签，谨致谢意。

著 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 录

自 序	(1)
论努尔哈赤	(1)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考	(17)
努尔哈赤入京进贡考	(27)
努尔哈赤传·前言	(33)
论袁崇焕	(37)
袁崇焕籍贯考	(63)
袁崇焕“谋款”辨	(70)
袁崇焕“斩帅”辨	(77)
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	(91)
袁崇焕资料集录·前言	(113)
论戚继光	(118)
评康熙帝	(138)
明珠论	(153)
《明珠及妻觉罗氏诰封碑文》考述	(170)
清代史坛大家孙承泽述论	(179)
孙承泽生年考	(199)
清代爱国名将萨布素	(204)
蒋良骥及其《东华录》	(219)

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	(229)
论雅克萨之战·····	(253)
清代法制总论·····	(271)
清初满汉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291)
北京文化的历史特点·····	(310)
北京“十二为都”说议·····	(317)
北京方志探述·····	(328)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	(342)
清初四京与都城三迁·····	(365)
清净化城塔名辨正·····	(394)
古都北京·前言·····	(399)
中国都城迁移的大十字形趋势·····	(403)
打开地方志宝库的钥匙	
——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408)
中国封建贵族史的开山之作	
——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	(413)
学习北京史的津梁	
——评《北京史话》·····	(422)

Contents

Preface by the author	(1)
On Nurgaci	(1)
Studies on Nurgaci entering the capital to pay tribute	(17)
Studies on Nurgaci founding the Later Jin Dynasty.....	(27)
Preface to the biography of Nurgaci.....	(33)
On Yuan Chonghuan	(37)
Studies on the place of origin of Yuan Chong- huan.....	(63)
An argument on Yuan Chonghuan's "peaceful negotiation"	(70)
An Argument on Yuan Chonghuan "Beheading the Marshall"	(77)
On Yuan Chonghuan as a national hero defen- ding Beijing in Ming Dynasty	(91)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reference materi- als about Yuan Chonghuan	(113)
On Qi Jiguang.....	(118)

A commentary on the Emperor of Kangxi.....	(138)
On Mingzhu.....	(153)
Studies o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tablet to Mingzhu and his wife Jueluo".....	(170)
A commentary on Sun Chenze as a great his- torian in Qing Dynasty	(179)
Studies on the birth year of Sun Chenze	(199)
Sabusu as a famous patriotic general in Qing Dynasty.....	(204)
Jiang Liangqi and his "Donghua Chronicle".....	(219)
The societal-economical forms of Manchuria before Qing entering Shanhaiguan	(229)
On the warfare at Yakesa.....	(253)
Expounding the legal system of Qing Dynasty.....	(271)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Manchu and Han nationalities at dawning Qing Dynasty.....	(291)
Historical features of Beijing city as a cult- ure	(310)
Discussing "Beijing city as capitals of twelve dyansties".....	(317)
A survey of the local records of Beijing city...	(328)
A discussion on the Emperor of Yongle moving the capital to Beijing.....	(342)
The four capitals of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thrice movings of capitals.....	(365)

Studies on the name of Qing Jing hua heng	
Tower in Qing Dynasty.....	(394)
The preface to "Beijing—The treasures of an ancient capital"	(399)
The cross-like trends of capitals moving in China.....	(403)
 The key to the treasure-house of Chinese local records; "Unified catalogue of Chinese local records"	(408)
The first chronicle of Chinese feudal aristo- cracy; a commentary about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ight banners nobility in Qing Dyaasty"	(413)
A guide to the studies of Beijing history; a commentary on "Talks of Beijing history" ...	(422)

论 努 尔 哈 赤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我国满族封建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

重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会造就重要的历史人物。努尔哈赤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推动下，在统一女真各部、促进满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和巩固祖国东北边疆的历史过程中，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努尔哈赤促进女真各部统一和社会制度转变的政治活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意愿。它的实现，不仅以女真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作前提，而且以女真劳动人民为动力。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光荣成员的满族及其杰出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就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努尔哈赤作为满族封建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我国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中起过进步作用，是有其历史条件的。

满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国东北长白山一带和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先世是肃慎〔2〕，后称挹娄、勿吉和靺鞨，唐末以后又称女真〔3〕。辽时为避兴宗耶律宗真名讳，改称女直。明时女真分成三大部：即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黑龙江女真〔4〕（又叫“野人”女真），居住在松花江

流域的海西女真，居住在牡丹江和图们江流域的建州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居中雄长，地最要害”〔5〕。明廷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统辖，永乐元年（一四〇三年），在开元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6〕，以阿哈出为指挥使，“给与印信，自相统属”〔7〕。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年），在斡木河（图们江南岸、今朝鲜会宁）地方增置建州左卫，以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为都指挥使〔8〕，后升为都督佥事、右都督。正统七年（一四四二年），又析置建州右卫〔9〕。建州女真几经迁徙，于正统五年（一四四〇年）聚集定居在今辽宁省浑河支流苏子河流域一带后，加快了本部前进的步伐。

女真社会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时期。建州女真移置浑河平原之后，农器“皆以铁为之”〔10〕，铁制农具普遍推广。“农人与牛，布散于野”〔11〕，牛耕广泛采用。生产力大为提高，旧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便爆发了大量的奴隶逃亡。如在一份朝鲜公文里，就列举了女真奴隶逃往朝鲜，经朝鲜收容后“转解”辽东的累计达一千零三名〔12〕。奴隶们的斗争使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崩溃着。阶级间的斗争更趋激烈，部族间的战争愈演愈繁：“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3〕，就是这种女真社会大动荡局面的生动写照。历史提出了女真统一的任务。女真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也是女真人民的强烈愿望。努尔哈赤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实现有明一代二百余年未能完成的女真统一大业时，明末政治的腐败，又为他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明初虽然设立奴儿干都司加强了对女真等地区的管辖，但其后期土地集中，政治腐败，宦官擅权，武备废弛。明廷不但实行反动的阶级政策，血腥镇压农民起义；而且施行歧视女真的民族政

策，妨碍女真的各部统一和社会改革。政治上它施行民族分裂政策，使女真诸部既“不相统属”，又“不相纠合”^{〔14〕}，分而治之，影响其内部的统一与发展。经济上它在贸易中勒索纳贿、多征税银，又禁止市易盐、布和铁制农器^{〔15〕}，影响女真正常经济生活，妨碍女真农业生产发展。军事上它的文武边官“穷奢极丽”^{〔16〕}，腐败无能，侵渔诸部，“袭杀过当”^{〔17〕}。这就引起女真人的不满，激起女真人的反抗。而女真贵族借口反对明朝政府的压迫，不时出兵辽东地区“犯抢”，又给辽东人民带来灾难。但总的说来，明末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极其复杂，极其尖锐，面临着“元气羸然，疽毒并发，病入膏肓，而无可救”的局面。明朝日趋没落腐朽，满族处于上升时期，这就是努尔哈赤崛起时的历史背景。

努尔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年），出身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一个没落奴隶主的家庭。建州女真在三大部女真中实力最为强盛。努尔哈赤的先世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和都督等官爵。他家势中衰，早年丧母，继母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产独薄”^{〔18〕}。他得产微薄，不足养生，青年时曾参加劳动，采集人参、松子到抚顺关市出卖，以维持生活。他曾在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作过仆从，对明朝的封建统治比较清楚。他因父祖对明朝“有殉国忠”^{〔19〕}，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被封为都督僉事^{〔20〕}，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又被晋封为散阶正二品^{〔21〕}的龙虎将军。他会蒙古语，也会汉语，略识汉字，喜读《三国演义》，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并经常往来于建州、抚顺之间，曾多次到北京，对汉族地区较为熟悉。他还任用浙江绍兴儒生龚正陆“为师傅”^{〔22〕}，掌管文书，参予机密。努尔哈赤的上述身世和丰富阅历，为女真各部首领所不及。

总之，客观的和主客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努尔哈赤“能大有为”^{〔23〕}，具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因此，建

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利用人民群众力量，作为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

二

努尔哈赤一面做明朝政府的官吏，一面做建州女真的首领，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中，通过四十四年的统一战争，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从而有着进步的历史作用。

努尔哈赤统一战争的弓矢首先指向建州女真。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24]起兵，打败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他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25]的两手策略，随后相继併灭苏克素浒河部、哲陈部、浑河部、栋鄂部和完颜（王甲）部。五年时间，统一了建州五部。同时他建佛阿拉城^[26]（今辽宁省新宾县二道河子旧老城），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称王”^[27]，建立王权。到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又先后夺取长白山三部，即讷殷部、朱舍里部和鸭绿江部。这样，明朝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金事努尔哈赤，十年之间就把蜂起称雄的环境诸部，“皆削平之”^[28]，统一了整个建州女真。

统一必然遇到阻力，冲破阻力才能统一。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胜利，引起了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贝勒的恐惧。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九月，以叶赫为首，鸠合九部，结成联盟，向苏子河与浑河交汇处的古勒山^[29]摇山震岳而来。侦骑报警，全军惊恐。夜间，敌军烧饭，火密如星。但是，努尔哈赤利用辽东明军主力援朝抗倭、叶赫失其所恃的有利条件，以逸待劳，以静制动，设险诱敌，重点奋击，以少胜多，大败敌军，斩杀叶赫贝勒布斋以下四千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30]。后

又渐次吞并哈达（一六〇一年）、辉发（一六〇七年）、乌拉（一六一三年）、叶赫（一六一九年），统一了整个海西女真。

努尔哈赤统一战争的矛头转而又指向黑龙江女真诸部，继承明朝奴儿干都司的辖境而基本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后其子皇太极完成了对黑龙江女真的统一）。在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居住着“满洲所属瓦尔喀”^[31]和渥集等部。攻取瓦尔喀部，从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始，“初征瓦尔喀，取噶嘉路”^[32]。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努尔哈赤派兵在图们江畔进行了著名的乌碯岩之战^[33]，打开了通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流域的大门。这一地区出现了诸部女真“无不乐附于老酋（即努尔哈赤）”^[34]的形势。于是，万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年），派扈尔汉带兵“完全收取”^[35]呼夜卫，即今苏联滨海地区瑚叶河一带。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命额亦都率兵千人，招抚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和尼马察四路，带回部民编户；额亦都回师又收取雅兰路^[36]，即今苏联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北的雅兰河一带。万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年），派阿巴泰等统兵击取乌尔古宸、穆稜二路^[37]，即今苏联比金河与穆稜河流域。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遣将征渥集部额黑库伦城。额黑库伦城部民“住在东海之北”^[38]，即今苏联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纳赫塔赫河地方。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又“派兵二千征讨东海瓦尔喀”^[39]，东北之滨极北诸部“莫不折伏”^[40]。努尔哈赤先后对瓦尔喀等部用兵十二次，“太祖之兵，及于乌苏里江东方沿海”^[41]。努尔哈赤在东起日本海，西迄松花江，南达摩洞崴湾、濒临图们江口，北抵鄂伦河这一广大疆域内，基本上统一了渥集、瓦尔喀等部，并取代明朝而实行统辖。后来皇太极又数次征抚，瓦尔喀等部“岁岁入贡”^[42]，完全降服。

居住在精奇里江（结雅河）与黑龙江汇流处以下黑龙江中游区域的虎尔哈及其以北牛满河（布烈亚河）流域的萨哈连部^[43]，

努尔哈赤曾多次派兵征讨。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七月，努尔哈赤命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带兵二千人，乘船二百只，水陆并进，取黑龙江南北两岸五十二屯寨^[44]，招抚了萨哈连部。随后牛满河地区的萨哈尔察部长也归附努尔哈赤，并成了后金的额驸。这表明后金开始统治黑龙江中游地区。此后各部相继服属。

居住在乌苏里江口以下黑龙江下游地区的赫哲、费雅喀等部，他们来往行猎用犬，所以叫使犬部。为招抚使犬部，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努尔哈赤派兵“远入数千里之外”，直“至北海之滨，并为其所有”^[45]。到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再次“招服使犬路，嗣后全部内附”^[46]。在统一各部女真时，努尔哈赤并没有忘记在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一带的吉烈迷、苦夷人。他们虽地处边陲，但有“尧舜之风”^[47]。《库页岛志略》载，努尔哈赤统一战争的“兵锋所及，直抵海中库页岛”。于是，后来“库页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48]。应当指出，努尔哈赤统一黑龙江女真，绝不是像麦利霍夫所谓“军事远征”^[49]云云，而是从明廷那里接管了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权，并在这一地区编丁入旗或编户管辖，征收贡赋，设防镇守。这样，努尔哈赤统一黑龙江女真的事实，证明齐赫文斯基在其著作中的黑龙江两岸“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之言为历史臆断。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的过程中，又对蒙古诸部采取“征抚”策略。蒙古族当时已分为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和漠南蒙古三部分。努尔哈赤先专注于漠南蒙古的归附。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与明朝缔造了抗御后金的盟约。努尔哈赤为了征服明朝，就要拆散这个联盟，解除后顾之忧，树翼于其同部。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等“始遣使通好”^[50]。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

努尔哈赤统兵大败喀尔喀部，生擒其贝勒介赛；同时又用朝贡、封爵、赏赐、联姻、宗教和会盟等笼络手段，巩固对漠南蒙古诸部的统治。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年）以后，“蒙古各部，每岁来朝”^[51]。后进“九白年贡”^[52]，表示臣服。不久，我国蒙古族居住在鄂嫩河与尼布楚河一带的茂明安等部归附^[53]。此后，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也相继称臣。

努尔哈赤不仅要处理同蒙古族诸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同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忠于大明，心若金石”^[54]。他在统一的女真、蒙古等族地方，忠顺看边，“保塞有功”，因而受到明朝的封官晋爵^[55]。但是，象一切事物总是要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其相反方向转化一样，明朝和后金、汉族和满族的中央与地方、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要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随着后金统一东北事业的发展和八旗军事力量的壮大，它就要冲决隶属关系的网罗，摆脱腐败明朝的控制，夺取中央政权；而明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又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明廷与后金的矛盾便尖锐起来。

后金农奴主政权的建立，表明它有“射天之志”^[56]，要取代明朝的统治。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兴京）建立后金，自践汗位，年号天命。他发布“七大恨”誓师，进兵辽沈，势如破竹，克抚顺，下清河。败报传京，举朝震动。明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派经略杨镐统军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57]，兵分四路，犁庭扫穴，围攻后金政治重心赫图阿拉。满族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采取“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58]的战略原则，集中六万八旗兵，先在萨尔浒（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与明军主力杜松部二万余人激战。明总兵杜松阵亡，全军覆没，尸横山野，血流成河。继而后金军逐路进击。明军四路出师，两双败北。明军将士死亡四万六千二百余人^[59]。萨尔浒之战是明清兴衰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乾隆帝说：萨